



長篇技擊小說

彈劍記

白羽著

萬有書局印行
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

# 彈劍記

(全一冊)

每冊基本定價二元五角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著者：白

羽

出版者：上海平津書店

印行者：萬有書局

發行所：萬有書局

重慶民生路一〇九號

(支店)民權路西大公司內

成都祠堂街光明書局

西安南院門大中國書局

昆明光華街昆華書店

貴陽中華路軍智書店

分發行：

## 序

事變以還，賣文糊口，交游寂絕。四年前，忽有洵陽老拳師張玉峯，投名刺見訪。聞不佞撰述武林故事，欲將生平所身經，目睹，耳聞之奇縷縷見告，靳以筆錄問世，倘亦有壯士暮年，留名身後之志？不佞初頗以爲訝，人與草木同朽耳，立言立名，遲早終須一朽。何況傳奇說部乃落伍之文，技擊拳勇亦背時之術，更談不到留名。而且不佞根本不懂武術，甚至私心懷疑過它的理論。凡以其所寫小說，純出意構，任意揮毫，然後有揚縱自如之趣；苟有事實爲底本，如作繭自縛，反感掣肘，苦無迴旋餘地了。以此種種緣故，作者既不願自尋苦惱，對於張君懇請作傳的雅望，當日惟有敬謝不敏罷了。

如是大約過了一年，張先生那時僦居舊英租界，每晨起徐行散步，往往逍遙到河北，一到河北，就時常紆道見顧寒舍。一次不見，兩次；兩次不見，三次；如是久之。耆年堅志，鏗而不舍，不佞不禁愕然，而且有些歉仄不安。既詫其人，因思一見；一見如故。乃知矍鑠一老叟，今年已七十有四，面容頗和善，形體魁梧，步履健勇，不亞如少年。既時與共談，言語懇愿，無時下拳家浮誇之氣，對於拳學持論，則甚平易近情，力戒門戶之見，亦屏怪誕之說，其爲人可以「樸忠」二字概之。而守志彌篤，勇於自信，是不佞區區儒夫最折服者。時執教於河北法政橋市立師範，教女弟子八卦掌，長拳。於器械，擅青鋼劍，晚年精研子午鴛鴦鉞，獨創一派。鴛鴦鉞又名乾坤劍，又名鹿角刀，共兩柄，形似大小兩月牙鉤相銜；本爲董海川所創造，近世惟山東省海豐宋異人能用之，係由後天八卦六十四拳，化成劍

術。宋異人傳劍於海豐高義聖，高氏現居河北省武清縣，對此劍術頗爲嚮往，此爲一派。又有先天八卦名家眼鏡程，亦擅駕鸞鉞，傳之次子程友信；此人健在，年四十八，現在天津，亦未傳徒，此又爲一派。張玉峯老拳師，起初始見此劍於程友信寓廬，因求學劍法，程笑而未許，以爲先生老矣，先生何苦學此？張老拳師堅欲學之而不得，乃自發奮，潛思冥想，用金鋼錘（金鋼八節）變化，參以八卦掌轉法，竟自創一派。昔趙甌北問詩之聲調於漁洋山人，漁洋靳不肯予。趙乃發古唐詩集，展轉自尋得之，乃作聲調譜，以發其祕。張老拳師既變八卦掌金鋼八節，以運用子午鴛鴦鉞，亦以此技受徒，廣傳於世。程門劍法，高門劍法，各有獨至，皆甚祕惜；而張氏所自創者，儼然與之鼎立而三。張先生和易靜穆不甚健談，及逢莫逆之友，述武林逸話，則亦娓娓動人。張先生有「遊歷紀略」一卷，粗述生平，曾持示不佞，乞爲作傳，不佞慚不敢承；亦以不佞劫餘病骸，久倦筆札，幸子弟輩傭讀代勞，差免飢軀，愚得竊蘇餘息，輟筆養疾，如釋重負。頃老友左君堅約，命再爲馮婦。昔人「詩窮而後工」我則「稿窮而後作」，不窮不執筆，垂二十餘年矣，惟此次在平生爲例外，自非窮逼，僅爲情迫，因此預料稿必不好，亦必稿不好也。雖然，好與不好乃另一問題，今之所述，與舊作不同者有二點：其一，敍錄七十四歲老拳師張玉峯所述武林舊事，尤多京東響馬佚聞，如向侑張六輩，至今口碑猶傳，酌加小說點染。其二，所採儘多事實，皆裁成短篇，使自爲起訖，其述法略依科南道爾所作「遮那德中佐自伐」分之則爲短篇，合之亦相貫串，由此兩特點看來，勢必獲得第三特點，即是實話不如說話說得巧，然而，不妨試試看；不好時，另換新篇。

## 目錄

序

一 京城習武塞外作幕

二 夜襲荒山捉東方一霸

三 北霸天倚強佔女伶

四 鬧賭坊計擒王洛五

五 押解要犯山行鬥馬賊

一

六

三七

六四

九〇

武俠技  
擊小說  
彈劍記

白羽著

一 京城習武塞外作幕

河朔豪氣最濃，舊京兆三河縣，古洵陽地方，自昔尤多拳勇之士。就到現在，當地少壯鄉民，也往往於春秋暇日，躡交相撲習練技擊，以此頗出了一些名捕劇賊，豪士拳師。清人小說上所描寫的白馬李七侯，李八侯，左青龍，皇糧莊頭惡霸某某（小說化名花得雷，實在並不姓花，今其子孫猶有服官於外者），據故老相傳，不但實有其人，亦且實有其事；只是時代錯誤，並非遠在康乾，實在道光以後。就是拘留縣官的話，也屬實有。却決不像小說劇本那樣，要「殺死賊官，免除後患」，乃是他們這些賭徒窩主們倉猝認破了前來徵服私訪的官，冒冒失失把他軟禁起來，殺既不敢，放又不能；莽漢做事，管前不顧後，弄得羣雄聚議，一籌莫展了。末後還是紳士出頭，謝罪賠錢，仍指出一兩個禍首來，算是畏罪潛逃，又雇一兩個替身，獻臂挨打。官自然也懷了投鼠忌器的心，情願胡亂了結，免得掀成巨案。做奸犯科的，也從此稍稍斂迹，此之謂面子事，吏不舉官不究，相安無事者多日。

又有一些人物，如飛行絕迹的佝佝張六，殺人眨眼的人屠戶某某，一名捕快雙失目能騎劣馬的宛瞎子，在三河至今猶膾炙人口，可惜還未見有人記載。這些草野人物在當日殺人越貨，快意恩仇，未嘗不令談者咋舌；然而他們的武器已經漸漸不是匕首飛鏢，而是十三太

保，小六轉，換上近代的火器了。那個名捕快宛瞻子，就是在他用秘計手擒一個親本家，縛往天津梟首正法之後，因此與賊黨結了深怨。有一天，他往鄰村會友歸來，在他到了家，臨上炕睡覺時，遂猝被霹靂一聲，火光穿窗一閃，擊中了要害，飲彈而死。據說他已然中了致命傷，血流滿床，猶能狂吼下地，撲到水缸前，狂飲了數瓢水，仍要掙扎出去捕盜復仇。但到底沒有邁出屋門坎，而倒地絕氣了。

●今欲敘勝國朔方游俠兒，誠不欲開倒車，勸人練雙拳，奏三尺龍泉，去門一噸重的炸彈，百噸重的戰車。姑特舉子午鴛鴦鉞名手，現猶健在的七十四歲老拳師張玉峯爲開篇。猶之乎史遷敘七十列傳，實是爲六國百家儒墨名法道兵農陰陽縱橫，九流諸子立言之士垂不朽；若四君養客三千，正是九流的居停主人，其餘秦漢將相是立功的人，也可以作兵家法家看。而史遷先替伯夷叔齊的逸詩作傳，次爲管晏二雜家，伍孫二兵家作傳，正是視夷齊管晏伍子胥孫子爲百家之一子，他們全有遺書佚文留於後世，這正是史遷著書寄慨之處。今我首敘張老拳師，張老拳師正是現代的活人，那麼由於他，便可以告訴讀者，練武技的人，可以健身，延年，也可以防身，獨不能作萬人敵。張老拳師給我們做了例證，開倒車之議，作者或可稍從末減。

七十四歲的老拳師張玉峯，看外表敦厚和易，威而不猛，骨子裏却有一種鏗而不舍的精神。他要想拿到這個，他就努力去做這個，以至於銅鑄磨肅針，不拿到不休。這種精神或者就是武術真精神罷。已往的技擊小說，慣好寫衰叟鬪強漢，婦孺敗男，恐怕是文人狡猾，或者是道家思想「以柔制強」的喻言。道家思想在九流爲最後出，太史公談說他集六家之大

成，其實祇是六國時三晉兵家陰符，燕齊陰陽家生剋訓的調和。常從打過「齒落舍猶在」的比喻，乃是兵法「先人者後人」之一招，若拿來做爲處世之方，陰柔小人越發得到哲理的辨解了，那是非常有害。而武術的正統精神，仍當以「鏗而不舍」爲貴，才不會誤人走入歧途。

老拳師張玉峯現在津校教拳，他是三河縣人，名樞印，玉峯是字，世居馬房鎮務農。幼年的時候，在故鄉村塾讀書，智力豪壯，鋒芒微露，已爲塾師所刮目。清光緒十二年，他的長兄張繼武，投到北京城九門提督衙門服官，乃奉雙親，攜幼弟，遷居京城。張玉峯恰以十二歲的小孩子，來到首善之區了。三河縣民風本來好武，這時京城王府貴家也正盛行蹟交關拳，王邸中多養着拳師力士，非爲護宅實爲好奇。草野各宗各派的武師，也趁了這種時候，紛紛入都，求名求利，一逞身手。便是自視較高的武林名手，爲了發揚本門技藝，也不惜進京開宗開派，設場授徒。張玉峯趕上這種風氣，又加以往之所近，驀地動了棄文習武之志，遂由其長兄挽人獻贊，投拜在深州徐巷口名武師徐德義（茂齡）的門下。徐德義武師那時正在京城舖場授拳。徐武師擅各種拳技，尤精彈弓，有神彈之譽，張玉峯投贊登門，徐武師首先考驗學生的體格資性，以爲他骨氣健強，悟性通慧，是可造之材。弟子擇師，師亦擇弟子，徐武師既喜孺子可教，遂將生平技業，傾囊授予；技擊如長拳，金鋼八節，器械如羅成槍，六合刀，纏絲刀，青銅劍，遠攻之器如金鏢，一一循序傳予這個十二歲的新收弟子，前後凡四年。

張玉峯年力與學業俱進，現在已到達成丁之年，也到了成學之路。徐武師乃情託設教京

城的各宗各派武師，遣張玉峯以晚進子弟，挨次登門奏技請益，藉此歷練他的材氣胆量，增長他的見聞。各派名武師，也就推情關照，各遣高足弟子，和張玉峯下場過招，並不是比武爭強，只是互相切磋實習。這樣友誼比賽，果然獲益匪淺，使張玉峯見到各種拳學，然後知道武林之大，未可以一隅自封，自然要虛心勵志了，而同時又增加了他的自信。張玉峯和他那般長般大的武林少年，不斷的賭場試拳，各逞身手，大體校量起來，總是他的招熟手快，年紀雖小，膂力頗強，心路應變之才來得很快，一時聲名雀起，九城武林競傳「徐武帥得到一個好弟子！」

甲午年秋，滿洲正白旗人文貴字秀山，擢黑龍江綏化廳理事通判，將要攜眷赴任。那時的黑龍江尚未改省，地帶荒曠，胡匪出沒，沿路跋涉關山，更多險阻，文通判就任之前，先忙着聘請文武幕府西席。掌文案錢穀刑名的師爺，已聘而未定，人人都畏疑道路險遠，不大願意出塞。文通判趕緊又聘請武的西席，須年青力壯，能沿路保鑣護行，抵任能提戈護宅，出案能協捕緝盜的人物，至少須五六個人，才敢上道。文通判很吻色了幾天，無如關裏人根本不願出關，歷問多人，到底沒有聘妥。文通判偶然和提署（即步軍統領衙門，俗稱九門提督）友好談及，一時皺眉爲難。提督的問官春紹芝，是個旗員，與文通判爲世交，因想到同僚張繼武的令弟張樞印，恰在英年，乃是深州名武師徐德義的高足，此刻技成，正思問世，而且初生犢兒不怕虎，作事勇往直前，當日遂和文通判說了。文通判大喜，設小酌，讌請張繼武張樞印昆仲。杯酒之間，賓主言語投契，立刻聘定；仍請張樞印即（玉峯）代約助手。張樞印即稟明徐武師，薦偕師弟朱天雄，吳寶華，辭別親舊，同入文通判幕府。三位武西席

既已聘定，所有文案錢穀刑名幾位文西席，漸漸放了心，一同入幕，踏上二千里地征途。

這時候京奉鐵路已經開築，尚未竣工通車，由京城出關，走長途旱路，歷日甚久，路程也多艱險。張玉峯隨文通判眷屬，起節登程，大約走十幾天，方才到達灤河。現時已架有灤河鐵橋，那時猶然沒有，行旅全仗渡船過河。文通判行抵灤河岸時，恰值奉天巡撫衙門，派遣官弁百餘人，押運靈柩，進關過河，扈從人夫很多；渡船擺過來，再擺過去，由午牌到黃昏不停。河寬流急，文通判一行，在岸邊守候頗久，仍然無船可渡；所有的渡船，都先一步被撫署官弁徵調去了。而且灤河一片汪洋，河西近處無店，文通判的家眷連個坐臥歇息的地方都沒有。前進無渡，就想退到後一站，也日暮途遠，來不及了。張玉峯觀望良久，挺身上前，找到撫署兵弁，以同官誼氣，請他們於放渡空船之際，讓文通判員眷順便坐空船過渡，以免久候之苦，且與撫署行程毫無妨礙。

這要求本來很合情理，一個東來，一個西往，空船讓渡，可算是順水人情。不意該署小隊兵士倚恃著上峯衙門，又恃他們人多，小隊子足有百十號人，居然抗不讓渡，而且聲色俱厲，口出不遜之言。「小小通判也敢爭渡？」張武師正在少年氣盛之時，已經蘊怒，但仍納着氣說：「您諸位請看，我們敝上拖家帶眷，在這裏等候多時了。若是我們，就等到明天，又有何妨？無奈裏面還有夫人小姐，僕婦使女，女眷們在河岸露天地裏坐候，太不方便了。您再瞧，天色太晚了，轉眼天黑，我們實在是進退兩難，往前趕，沒有船；往回趕，也翻不回去了。」再三再四的商求，又說到：「全是官面上的人，何苦放着河水不洗船？做個順路人情？」這幾句話不知怎的，觸動對方之怒，竟變了臉，始而惡語相侵，繼而挽袖子，握拳

頭，拿武力恐嚇，要把張玉峯吓退。眨眼之間，十幾個小隊蜂擁進迫，把張玉峯三面包圍，只給留下後退的路，拳在頭頂上比來比去。

張武師忿不可遏，抗聲詆斥。張武師的同門師弟朱天雄，吳寶華見到這情形，急命扈從僕弁保護官眷；朱吳二人立刻趕到包圍圈裏面，剛要幫話，對方已然猝下毒手了。七八雙手齊照張玉峯打來，張玉峯大喝一聲：「幹甚麼動手？」立刻施展師門拳技，先往後一退，再往前一撲，揉身而進，用拳術打倒了最先下手的兩三個小隊。朱天雄，吳寶華也在同時側身衝入圍陣，三個人背對背往外開打。只經過了一杯熱茶時，十幾個小隊子少壯兵士都東倒西歪，有的倒地不能起，有的被踢出很遠，有的被打到臉上，鼻涕眼淚橫頤，睜視不開。

事情擴大，驚動長官。那個隊官登岸查問，也知道文通判這個人，於是叱退羣卒，並允讓渡東岸。

## 二 夜襲荒山捉東方一霸

灤河爭渡以來，繼續攢程，千里長征，車船店脚的爭執，都費唇舌，也靠臂力。終於文通判一行先到省城報到驗憑，平安轉抵綏化廳上任，這綏化廳在黑龍江省會卜奎城以東八百里，一片荒地，人烟稀少，住民差不多盡是關內流民，在那裏開墾尋金，因此在當年頗有作奸犯科的強悍之徒，夾雜在開荒的良懦難民之間，更有鬍匪三五成幫的出沒。移民在那裏落戶的，都把自己的房子築成堡壘似的院牆，而且家家戶戶都備有火器，用來打獵防盜，這情

形是關裏人沒見過的。

文通判是旗員，生長首善之區，膏腴之家，早忘了他的遼東故鄉風味了。這綏化廳竟沒有磚城牆，只有三里地見方的土圍子城垣，內衙前衙，大堂二堂，班房庫房，因循就陋，也都是草築泥砌的房。文通判此時的心情，頗有于成龍初到南服的况味。滿想勵精圖治，振作一番，沒想到如置身絕域，十分蒼涼。接篆視事不多幾天功夫，竟連接二十七紙呈文，狀告士棍葛鳳祥搶男霸女，奪產訛財。那呈文上居然給這葛鳳祥捏上一個厲害的綽號，叫做「東霸天葛天王」！其實正是舊日刀筆訟棍所掉的槍花，所謂無捏不成辭，人若有丁外號，好像再輿論上先定罪了。但這葛鳳祥的為人，狀子上的話，並不算冤枉了他。他這人真好像公案小說裏的惡霸。

文通判是個幹員，原曉得刀筆訟棍的把戲：「無捏不成辭，」因此他不肯魯莽。他把這些呈文一一詳閱，待與幕賓商量。先在字句間，審核案情的虛實，次命隸捕訪問民間真正輿論，又傳請當地紳士假他事諮詢，暗中查問葛鳳祥的爲人到底怎麼樣。可惜綏化廳沒有甚麼紳士，傳來傳去，只請到一個老秀才，一個燒鍋的東家，一個雜貨店的掌櫃，和一個退職小武官。和他們談了一回，繞灣子打聽葛鳳祥。這幾位紳士詞涉吞吐，無形中已供出：葛鳳祥是紳士們惹不起的人物。跟着就信使役也祕來稟報：「葛鳳祥起初也是個墾荒的地主，後來暗通胡匪，替胡匪做窩主。他的外號的確叫東霸天，却不叫葛天王；他家本住在土城東邊，現在他另有莊園在疙疸山，地勢很險阻，他公然結夥打劫過往行旅。搶男霸女的話，並不算誣蔑，七八年前，他曾強娶鄰家蔡某的幼女爲妾。」……

罪狀訪問屬實，文通判吩咐：「拿！」當派餘慶鎮經歷徐子英，率捕捉拿東霸天。不知怎麼一來，東霸天葛鳳祥先期得了信，徐子英率二十多人撲到葛鳳祥家，老葛家已然成了空堡。他的本人，和他的妻妾羽黨，早兩天突然移到疙疸山莊院去了。疙疸山有他的山產，他不住東鄉，必住疙疸山。這疙疸山在靠青山前面，長林豐草，易進難出。徐經歷率二十餘人，衝到疙疸山。山莊守望的，正是葛氏死黨，假裝胡塗，拿徐經歷當土匪，公然發出一排火槍，打得人人不敢上前。耗到日暮，葛鳳祥的黨羽成羣結夥，從四面開火，大喊着拿賊。徐經歷慌忙退回來，安下眼線，以匪黨糾衆抗官拒捕，報告了文通判。

文通判赫然震怒：「這不是要造反嗎？」立命師爺備文，札調鎮邊軍剿匪。掌稿師爺忙說：「東翁請斟酌一下！」朝廷惡叛，官軍誹匪，案情鬧大，不易收煞；師爺勸文通判，面見鎮邊軍統領伊崇阿，只說調一小隊兵，協助辦案拿賊，不要用剿匪字樣，文通判點頭默喻：「先生高見，我當照辦。」就這樣一做，果然伊崇阿欣然答應協助，派協統穆金阿，率軍二百名，協同緝賊歸案。張玉峯拳師奮然請纓，恐怕鎮邊軍是客情，辦案或不得力，請准了文通判，邀了得勝鏢局主人楊廣文，作為幫手。張玉峯乃率師弟朱天雄，吳寶華，精選精強捕快，於夜間潛進疙疸山。

鎮邊軍二百名大兵，由打四面，把疙疸山包圍。張玉峯，楊廣文，朱天雄，吳寶華，四位拳師，和兩個會技擊的班頭，帶着十來個幹捕，撥草穿林，走狹徑僻道，首先撲到葛鳳祥的莊院後牆。張玉峯，楊廣文在牆外側耳竊聽良久，時已將近四更。兩人慢慢爬上牆頭，又悄悄跳下牆頭，把後門偷開了，把夥伴放進來；只留下兩個人在外巡風，仍把後門虛掩了。

張楊二人鼓勇尋索過去，進了兩道院，到一座連七間的北房前面，發見屋中有燈亮，正是葛鳳祥睡覺的所在。東霸天葛鳳祥正同一個女人，躺在土炕上，吸鴉片烟。八仙桌上放著小六轉，十三太保，牆上排著兩桿大抬桿，這都是清季的火器。

張玉峯，楊廣文手持小槍鐵尺，由窗縫往裏偷聽偷看。葛鳳祥在屋裏噴雲吐霧，那個女人和他對面躺著。兩個武師窺伺多時，屋中人沒有覺察，原想耗到葛氏夫妻入睡，再進去掩他不備。那知葛鳳祥俾晝作夜，看光景吸煙到天亮。二人忍耐不住，互相知會，料到帶來的人都布置好了，便由張武師舉手叩門，「吧，吧，吧，吧！」楊廣文藏在門那邊，張玉峯站在門這邊。吳寶華朱天雄釘上來，站在紙窗前，就是張楊原立的那個所在，吳朱兩人覷着眼往裏看。

葛鳳祥愕然坐起來，手中還拿著煙槍。叩門聲一連三下，葛鳳祥說：「誰呀？」外面不回答，又敲了一下門。葛鳳祥放下烟槍，穿上鞋，眼睛不由往窗紙上看，仍問道：「誰拍門，媽巴子，甚麼事？」張玉峯仍不言語，仍在叩門，楊廣文是四十來歲，正當壯年。有閱歷的武師，變著口音答了聲：「是我呀，當家的，您哪出來看看，山那邊有亮。」葛鳳祥好像一驚，不知是為山邊有火亮，還是為了口音生疏，他竟一探身，抄起八仙桌上的小六轉，又端起桌上的油燈，側身舉步，吩咐那女人給他開門。……那女人很年青，乾答應不肯走在葛鳳祥的前面，葛鳳祥罵了一聲：「媽巴子的，給你燈，怕煞？」於是他一手提六轉，一手去開門。女人端燈在他身邊幌，似乎心懷怯懼。葛鳳祥又罵了幾句，終於一男一女來到屋門邊，嘩拉一聲，拉開了門栓。

張玉峯是由暗窺明，葛鳳祥是由明窺暗。葛鳳祥方在攔眼光，張玉峯手疾招快，已然猛撲上去。葛鳳祥隨覺形勢不對，提聲喝了一聲：「誰？」順勢把小六轉一順。張玉峯急急的一側身，手中的鐵尺驟落下去。轟然一聲，手槍開了火，却又吧達一聲，立時落了地。張玉峯掄兵器上步，再往下砸。葛鳳祥驟遭急襲像受傷的野獸，並不退縮，反而迎上去。兩個人登時扭打起來。那女子駭叫一聲，端着的油燈，失手掉在地上，油濺火熄，全院昏黑。張玉峯葛鳳祥全都跌倒，楊廣文，朱天雄，吳寶華一齊上前。經過了猛烈的掙扎，葛鳳祥到底成擒。他還要大聲吆喝，朱天雄最猛最楞，掉過刀來，照頭頂砸了一下，登時這個土豪被打悶過去。那個女人逃到屋裏怪叫，得勝鏢局的楊廣文急忙追進去，不管屋中有無理伏，用黃鷹托喙，把這女人攔住，低聲威嚇她，不許她喊。這女人是葛鳳祥的愛妾，張玉峯忙說：「碼上她。」連葛鳳祥都反縛了，嘴上都給他吃上蘇核桃。

猝出不意，掩捕成功，但是免不了動靜；由打前面黑洞洞的屋裏竄出兩三條人影，似乎剛一露面，又縮了回去。吳寶華登時瞥見，忙說：「不好，留神！」張玉峯忙指揮潛伏暗處的各同伴，留看差的四個人，餘衆立即分路搜捕，自然先奔前面屋。有幾個人抄後路，從旁邊繞過去。有幾個人彎了腰，循牆貼壁，搶那前面的堂屋門。得勝鏢局的楊廣文最年長持重，恐怕同伴受傷，忙提出一桿火槍，向對面屋窗放了一下，只打高，不擊低，意在以虛聲驚人。張玉峯也把小六轉一挺，吧吧吧，連打了五槍。所有武師和捕頭齊聲大喊：「拿賊！」要犯已然成擒，這是拍山鎮虎，利用賊人胆虛，打算把匪黨嚇出來，再兜拿。

不料這東霸天葛鳳祥的手下，頗有悍賊。葛鳳祥在地方上本是一個牌頭，暗中與胡匪勾

結著，現在潛伏在他家中的，就有梟強的胡匪；並且白日已與官面打過交道，他們已存戒心。衆捕快分兩面來搜前面屋，捕盜的官人開了火，前面屋中的匪人居然拒捕，也開了火。前面屋中人就有著名胡匪神槍手高福，和金帽繆子，潘四閻王，賓士阿，還有辣手王金山。這些有名的匪徒，全被堵在前面屋裏了；並且在這莊院外圍，還有葛鳳祥的下手，有的踞守山坡，有的潛藏林叢。他們都是非常胆大，却又非常胆小的莽漢。恃衆就氣可包天，慮患又遲疑得可憐。

莊院裏面開了火，外圍守望的羣匪登時惶惑失措，由外圍的外面包抄過來的鎮邊軍，此時也已聽見動靜，登時放了幾砲，銅號連吹，二百名兵齊喊殺，在夜靜時，空山傳響，聲勢十分驚人。外圍的匪人竟不肯回援老寨，反而紛紛潰散了。匪人摸著黑奔竄，官軍摸著黑開槍，兵兵兵兵亂響。匪人猜知官軍大隊來剿，越發的各不相顧，白晝拒捕的勇氣此刻一點也沒有了。獨有莊院內，堵在屋內的那幾個悍匪，像神槍手高福，潘四閻王之流，眼見官人襲進寨內，分明聽見外邊號砲連響，他們驟然驚醒，起初還想突圍逃走，可是轉眼之間，竟陷到困獸猶鬪的境地了。他們在屋內睡覺時，一共六七個人，首先驚醒的，是賓士阿和金帽繆子，跟着神槍手高福也醒了。賓士阿是頭一個聽見槍響，跟着聽見葛鳳祥夫妻的吆喝。他說：「不好，奸細進來了！翻身坐起來，推翻了金帽繆子。兩個人傾耳一聽，果然外面聲息不對。兩個人登上椅子，赤膊下地，把夥伴亂推了幾把，迷迷糊糊一齊外圍。被塞外寒風一吹，登時清醒，不覺又竄回去，這才忙著摸火器，找刀子。

那神槍手高福是有名的善使十三太保（十三響的舊式大槍）小六轉的悍匪。他本是獵戶